

“文学”的解放

张 沛

历史回顾

请言“文学”之本原。

考诸中国典籍，“文学”一词首见于《论语·先进》：

德行：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；言语：宰我、子贡；政事：冉有、季路；文学：子游、子夏。

在这里，“文学”意谓“文”之学，而“文”指礼乐或国家生活制度¹。儒家以周文（周礼）为人类文明极则，如孔子称：“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。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畏于匡之时又说：

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；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

“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”（《礼记·中庸》），学此之学即是“文学”。另一方面“文”与“质”相对而言。孔子曰：“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。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韩非亦称：“捷敏辩给，繁于文采，则见以为史。殊释文学，以质信言，则见以为鄙。”（《韩非子·难言》）文、史互文见义，可见“史者当时之文也”（《史通内篇卷九·覈才》），而“文学”即是史学；“六经皆史”，故“文学”又是经学。经学经世以致用，是“文学”为经世之学²。

洎自唐宋，“文学”古义犹存（如《旧唐书·许孟容传》称孟容“富有文学，其折衷礼法、考详训典甚坚正”即是一例），但已经是明日黄花。魏晋以降，随经学衰微，“文学”转向“文章之学”。鲁迅所谓“文学的自觉”，确切说是“文学”的变异：以《文赋》、《文选》和《文心雕龙》等作品的出现为标志，一种新的“文学”观念和话语诞生了。尽管如此，“义归乎翰藻”（萧统：《文选序》）“缘情而绮靡”（陆机：《文赋》）的“文学”时时受到经史权威话语（如“文

¹ 朱熹《论语集注》：“道之显者谓之文，盖礼乐制度之谓。”（《子罕》子畏于匡一章）

² 参见《国语·周语下》：“能文则得天地……夫敬，文之恭也；忠，文之实也；信，文之孚也；仁，文之爱也；义，文之制也；智，文之舆也；勇，文之帅也；教，文之施也；孝，文之本也；惠，文之慈也；让，文之材也；……经纬不爽，文之象也。”

以载道”）的陵迫。如刘知几称“文章”为“小道”，而“著述之功，其力大矣，岂与夫诗赋小技较其优劣者哉！”（《史通外篇卷十八·杂说下第八·别传》）再如司马光评论宋文帝父子（刘义隆、刘骏）设“玄学”、“史学”、“文学”、“儒学”一事：

史者儒之一端，文者儒之余事；至于老庄虚无，固非所以为教也。夫学者所以求道，天下无二道，安有四学哉！（《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三·宋纪五·文帝元嘉十五年》）

理学宗师程颐更认为“作文”适以“害道”，声称：

古之学者一，今之学者三，异端不与焉。一曰文章之学，二曰训诂之学，三曰儒者之学。欲趋道，舍儒者之学不可。（《二程遗书·伊川先生语四》）

“文学”一方也有自辩反击，如洪迈、袁枚、姚鼐等人所为（见《容斋随笔卷十六·文章小伎》、《散书后记》、《述庵文钞序》等处）¹，但在当时语境下，终不过是一种非主流话语或“意识形态方言”罢了。

尽管如此，“文学”并未消沉，而是继续积蓄力量，等待时机。十九世纪末西方现代“文学”进入中国，与本土传统合流共振而启动了新一轮的文学解放运动。十九世纪末，王国维开领风气而率先发难：

披我国之哲学史，凡哲学家，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者，斯可异已！……岂独哲学家而已，诗人亦然。……至诗人之无此抱负者，与夫小说、戏曲、图画、音乐诸家，皆以侏儒、倡优蓄之。所谓“诗外尚有事在”，“一命为文人，便无足观”，我国人之金科玉律也。呜呼！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！（《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》）²

王国维借重康德美学倡导文艺自为，事实上提出了中国现代“文学”的独立宣言。然而世事多舛，此后“文学”屡被政治牵引掇弄，至“文化大革命”而登峰造极。20世纪60年代，钱钟书在《管锥编》中再度借机说法：

¹ 这一传统可上溯到王充，如其声称“人以文为基”（《论衡·书解篇》）而区分“文儒”（即“著作者”）与“世儒”（即“说经者”），以为“文儒之业，卓绝不循”，且“自用其业，自明于世”，为“世儒”所不及（《论衡·书解篇》），即为后世“文人”张目开山。

² 王国维：《静庵文集》，辽宁教育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120页。

诗必取足于己，空诸依傍而词意相宣，庶几斐然成章；苟参之作者自陈，考之他人载笔，尚确有本事而寓微旨，则匹似名锦添花，宝器盛食，弥增佳致而滋美味。芜词庸响，语意不贯，而藉口寄托遥深、关系重大，名之诗史，尊以诗教，毋乃类国家不克自立而依借外力以存济者乎？尽舍诗中所言而别求诗外之物，不屑眉睫之间而上穷碧落、下及黄泉，以冀弋获，此可以考史，可以说教然而非谈艺之当务也。（《管锥编·毛诗正义·狡童》）¹

钱钟书所说的“诗”和“艺”即王国维所说的“美术”，立言思路一脉相承。他的批判（“诗必取足于己”）非唯指向学院中人“以诗证史”的研究路数（以陈寅恪的《元白诗笺证稿》为代表），更指向国家领袖倡导的“诗言志”即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政策，与王国维的“独立价值”说遥相呼应，在某种意义上标志了中国“文学”现代转型的完成。

问题分析

中国近代以来从西方引进的“文学”，如鲁迅早年论文《摩罗诗力说》（1907）所示，主要是经过浪漫主义洗礼的现代文学观念-话语。浪漫主义诗学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，就是柏拉图主义。如雪莱自称是一名柏拉图主义者，即代表了浪漫主义者的共同心声。但具反讽意味的是，柏拉图本人的文学观与浪漫派的理解大相径庭，他的立场毋宁说是实用主义或工具论的。在柏拉图看来，事物是对其真实所是（Idea）的摹仿，而诗（即柏拉图时代的文学）则是对事物的摹仿，也就是摹仿的摹仿；更有甚者，诗摹仿低劣的欲望而败坏了理性，因此必须驱逐出城邦（*Republic* 605B-607A & 380A-C）。不过，要驱逐的只是抒情诗、史诗、喜剧和讽刺诗，并不包括颂诗和悲剧（*Republic* 607A；*Laws* 801C-D & 935E）。特别是后者，对于城邦和城邦的统治者来说具有辅助教化的重大意义，如《法律篇》中“雅典人”（这是柏拉图的化身和代言）所说：城邦是对最好、最高生活的摹仿，这是悲剧的真谛；我们（作为立法者的哲人）是真正的悲剧诗人，我们作的悲剧是最好和最高的悲剧（*Laws* 817B）。政治是哲人之诗，哲人因此是诗人，而且是真正的诗人——这显然不是一个“浪漫主义的”想法。

浪漫主义者格外推崇“诗性真实”，而最先提出“诗性真实”的，不是柏拉图而是亚里士多德。后者在《诗学》第九章指出：

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、更严肃的艺术，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

¹ 钱钟书：《管锥编》，中华书局，1979年，第110页。

事，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。¹

这一观点为后世浪漫主义诗学提供了重要的灵感来源和理论支点。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实为浪漫主义运动之“未被承认的立法者”。尽管如此，亚里士多德认为“诗”高于“史”，乃是因为“诗”更接近真理（“更富哲学性”），这意味着“真”是最高标的，而哲学是认识真理的最高方式，因此“诗”下哲学一等，或者说“诗”只是哲学的次级形式。后来黑格尔将此表述为一个历史主义命题：“无论是就内容还是就形式来说，艺术都还不是心灵认识到它的真正旨趣的最高的绝对的方式”；艺术发展到诗的阶段即自身解体而走向宗教和哲学，这时“艺术已不复是认识绝对理念的最高方式”，“就它的最高职能来说，艺术对于我们现代人已经是过去的事了”²。

黑格尔所说的“艺术”包括文学在内，因此“艺术”的终结同时就是文学的终结。终结后的文学何为？答案是“自为”：终结后的文学只能是自为的文学所谓“自为”，即以自身为目的。以自身为目的或“自身合目的”的文学不再以“精神”及其在时间中的展开即“世界历史”的目的为目的，因此是根本无目的的。自身合目的而根本无目的，这正是现代“文学”的吊诡之处，也是它的症结所在。

因此，“文学”的独立也就是“文学”的隐沦。美国学者斯科特（Nathan A. Scott）曾批评美国当代小说“鼓吹个人与社会完全脱离的无根的生存状态”，结果仅仅生产出“贫血而又苍白的鬼魅”³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今天的中国文学，无论是研究还是创作（德国汉学家顾彬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，并非空穴来风）。从“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”（《易·贲卦·彖传》）的经世之学降解为与理、工、医、农并列的“文科”之一的“文史哲”之“文”，现代“文学”与其缘在的世界分离了。不仅如此，现代“文学”也是“文学”自身的离散：首先现代“文学”分为不同的国别，如中国文学、英国文学、美国文学等等；其次，分为不同历史阶段，如古代文学、现代文学、当代文学等等；另外还有不同专业分工，如文艺学、文献学、民间文学等等。这是一个不断规定和分化的过程，也是一个不断否定和坎陷的过程；在此过程中，“文学”作茧自缚而歧路亡羊。今天我们认为“美女作家”的“身体写作”是文学，而色诺芬的对话作品不是；或者，《哈利·波特》的作者是文学家，而《诗集传》的作者不是。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端在于“文学性”，而文学有其本真存在，即所谓“纯文学”：这已经成为现代人不言自明的通识（common sense）。然而，“文学性”、“纯文学”之类概

¹ 亚里士多德：《诗学》，陈中梅译，商务印书馆，1996年，第81页。

² 黑格尔：《美学》，朱光潜译，商务印书馆，1979年，1卷第13页、15页，3卷下第15页。

³ 列奥·施特劳斯：《古今自由主义》，马志娟译，江苏人民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305页。

念的出现恰恰意味着“文学”本原的禁锢和失落。借用列奥·施特劳斯的话说，“文学”自以为走向光明，实则落入了更深的“洞穴”¹。谓此“文学”之隐沦，不亦宜哉！

解决之道

我们看到，“文学”因终结而独立，又因独立而隐沦。所谓“终结”，并不是“文学”的结束或消亡，而是指“文学”不再承载或指向“世界精神”，不再与精神的历史即世界共在同行。遗世而独立的“文学”失去了世界，或曰被世界抛弃了。被世界抛弃的“文学”隐沦为了现代“文学”。换言之，现代“文学”即是被抛（于世）而（自身）隐沦的“文学”。要改变这一命运，“文学”只有重新回到世界——不是作为顺服的奴隶，也不是作为自为的主人，而是作为二者的合题，即平等而负责的伙伴——与世界共在同行。这是“文学”的第二次解放，也将是它的真正解放。

那么，“文学”如何重新回到世界呢？

十九世纪二十年代，歌德曾经预言：“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快来临了。”²稍后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《共产党宣言》（1848）中指出：

资产阶级，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，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。……物质的生产是如此，精神的生产也如此。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。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也日益成为不可能，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。³

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，“文学”必然是“世界的”。“文学”的“客观对应物”和“意向性客体”是世界。世界不仅是“在时间中的有形实在”⁴，而且“世界的存在具有一种发生的性质”⁵。换言之，世界“世界着”：作为自身的绽露和延异，世界显现为自身的时间性存在即“世界历史”。黑格尔认为存在-历史是概念-精神的外化或实现⁶，这一外化-实现过程结束于“绝对知识”，此即“世界历史”之终结；然而，这也是“世界历史”的重新开启：

¹ Leo Strauss: *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*, Chicago: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80, pp.155-6.

² 爱克曼：《歌德谈话录》，朱光潜译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78年，第113页。另见歌德：《威廉·马斯特的漫游时代》，董问樵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，第1019页。

³ 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，人民出版社，1972年，第254-255页。

⁴ 雅斯贝斯：《时代的精神状况》，王德峰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，2006年，导言部分第12页。

⁵ 克劳斯·黑尔德：《世界现象学》，倪梁康等译，三联书店，2003年，第201页。

⁶ 黑格尔：《哲学史讲演录》，贺麟、王太庆译，商务印书馆，1960年，第4卷第283页。

精神在这里必须无拘束地从这种新的精神形态的直接性开始，并再次从直接性开始成长壮大起来……虽然这个精神看起来仿佛只是再次从自己出发，再次从头开始它的教养，可是它同时也是从一个更高的阶段开始。¹

世界不断重新出发而生成着自身。通过回归这一“止于至善”而“纯亦不已”的世界，“文学”成为了“世界的文学”即“世界文学”。

所谓“世界文学”，并不是国别文学的简单相加或静态组合，而是“文学”在世界中的自相差异（self-differentiation）和动态生成。在这个意义上，“世界文学”也就是“比较文学”。

有人说比较文学是一个“不幸的名称”，因其经常引起误解（比如将“比较文学”理解为“文学比较”）；然而，如果我们把“比较”理解为“（自相）差异”和（自我与他者的）“对话”，那么“比较文学”无疑是一个恰当的名称。一般说来，比较文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：首先，是对文化他者或异质文化及其语言载体的阐释（包括译介、评论、改写等形式）；第二阶段，是对前一阶段工作构成的文学-文化关系史的研究；第三阶段，是对文学-文化关系史研究进行反思和理论提升，同时作为阐释实践进入新一轮的文化互动。如果第一个阶段是自在的阐发实践，第二个阶段是自觉的关系史研究，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自为的比较诗学研究。比较诗学既是对实践的理论反思，同时也是理论层面的实践；比较文学由此在更高层面回归自身并开始新一轮的演化。这一进程不仅是比较文学的自身回归与重新出发，也是比较文学向人文学科总体方法论的具化落实。就此而言，比较文学不仅是人文科学的一个具体部门，同时也是人文科学的一个全息影像。可以说，比较文学是具体而微的人文科学，比较文学之道即人文科学之道：作为跨越学科-语言-文化、兼有历时向度（如所谓“法国学派”的影响研究）和共时向度（如所谓“美国学派”的平行研究）、综合古今而向未来展开、通过自我-他者对话实现创造性互动的元-超学科²，比较文学见证了世界的“此在”或“世界经验”的“根本运动性”³。这是“文学”在世的自相差异，亦即“世界文学”的发生过程。在此过程中，“文学”成为世界精神的永恒镜像（古人所谓“天地之心”）而与世界历史一体同行。这时，隐沦的“文学”出幽去蔽而真正解放了自身。

附注：

1. 本文所说的文学，意谓关于文学的观念或话语（文中加引号以示区别）。

¹ 黑格尔：《精神现象学》，贺麟、王玖兴译，商务印书馆，1979年，下卷第274页。

² 详见拙文《比较文学·比较诗学·人文之道》，载《北京大学学报》（社会哲学版），2010年第5期。

³ 伽达默尔：《真理与方法》第2版序言，洪汉鼎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6页。

2. 本文所说的现代，包括现代早期的近代和后现代的当代。